

# 羅致光 神童到局長



IQ達160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素有「神童局長」之稱。小學時代每天細讀報章內所有內容，甚至會「刨馬經」，評點馬評人心水，與自己的分析大比拼。人稱CK的他，上半生的數字人生，談笑用兵最緊要好玩，去年卻以63歲之齡走進政府，羅致光形容「熱廚房」不似真廚房「明火」的熱，但直認為人不夠圓滑，而愛分析的性格，令自己「太快跳入分析mode」，變得「一點都不政治」，有時甚至是政治不正確。

因為聰明，時間總比人多，也因為聰明，時間總不夠用。小時候的羅致光，早習慣與時間競賽。「小學時家住堅尼地城，到大坑返學，坐巴士最喜歡坐在後排，蹲在座椅做功課，未到屋企已經做完。」然後，他又幽默的說：「要寫字的功課特別低分，因為在車上做。」

童年時的他，有輕微讀寫障礙，會調轉數字和部首。「數字問題不大，做得快，覆看時上次看到32，今次看到23，看多幾次就會修正。但寫中文字就差一點，現在打倉頡輸入法還好，以前手寫就會倒轉部首。」

讀書無壓力，興趣廣泛。今日的港童做功課做到半夜，當年的神童，就沒有這個煩惱，但他謙稱：「不能直接比較，當年的功課，又真的沒有今日這麼多。」說時，臉上掛著的，仍是那個帶點孩子氣的笑容，不愠不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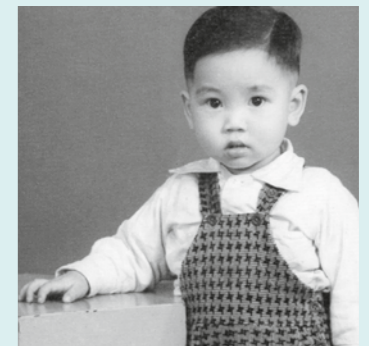
## 私「數簿」 與馬評人較技

他讀中五時家裡才有電視機，因此小學到初中的課餘時間，大都用來閱報，由日報到已走進歷史的晚報，統統不會錯過。「由A疊到不知第幾疊，全部都會看，跳Tango、瑜伽，還有打橋牌，報紙有甚麼都會看，當然包括馬經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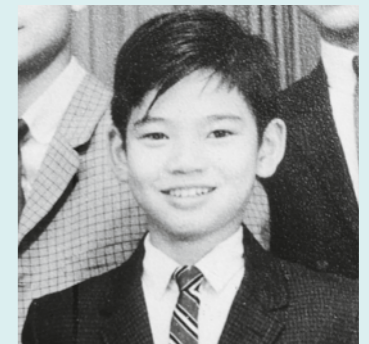
有馬經，自然有馬評，就算是晨操紀錄，他一樣看得津津有味。好奇心強，興趣廣泛，讀書時代的羅致光，經常「刨馬經」，每次賽馬後，這個與別不同的學童更認真到有一本「數簿」，與專業馬評人「較技」，年底結餘，看自己與馬評人之間，那個眼光更加獨到。

「每次賽馬前都會貼兩隻馬，當買5元、10元，年底結算，看馬評家贏得多，還是自己贏得多，不是永遠排第一，但都試過前列。」會看晨操狀態、騎師和練馬師的表現再作分析，贏過180倍大冷，也試過年結，跑贏專業馬評人。「這和打機升呢不同，我喜歡看資料、看數據、看分析、看人與人的關係，騎師和練馬師，以至和馬匹的關係，對結果都有很大的影響。」

● 我喜歡看資料、看數據、看分析、看人與人的關係……對結果都有很大的影響。●



兩歲時的羅致光



11歲的羅致光



少年時期的羅致光已懂得擺出型格「甫士」



2005年，羅致光時任扶貧委員會委員，他應記者邀請到天水圍踏單車，體驗基層市民跨區工作的情况。

### 「是聰明不是太聰明」

智力高過99.98%的人，羅致光說他不算是「太聰明」。「有些人太聰明，太快學識（新東西），對甚麼事都很快喪失興趣，部分人更因而可能一事無成。我不算太聰明，學得快些，但學完一樣，又會有其他想學。」

恰到好處的聰明，得天獨厚，比如在美國以21個月時間完成博士課程、又比如在無操練的情況下，GMAT考到730高分。「基本上時間都不夠用，一直想讀法律，有學，但不是用考個學位的方式去學。」

數字，在他心中，一點也不沉悶，統統與生活關係密切，如讀牛頓定律，他在打康樂棋時會想：「這隻棋撞那隻棋，角度會有影響嗎？」將所學融入生活，學習期間他總會問一個問題：學這樣東西有甚麼用？為何要學？「小時候不喜歡背書，問老師為何要背書，揭開本書不就可以嗎？點解要死記在腦中？老師答不上，於是我就不背書了。」這便是少年羅致光，最古靈精怪，又有點自我。

### 首份工千九蚊 當程式員

中學時代，成績最好是純數，可看穿數字背後反映的自然定律。大學讀經濟與統計，1976年畢業，第一份工作是在匯豐銀行當程式編寫員。「畢業後有三份工請我：一份教私校；一份做調查研究，千六蚊人工，我要求千九但爭取不到。」最終他當了程式編寫員：「這間公司願付千九蚊，當時部門其他人都懂電腦只我不懂。有人工收，又可以學到新東西，何樂而不為？」結果一做三年，他形容編寫程式「好玩」。

「有次去澳門，好多人會玩21點，我乾脆先寫個程式計一計。」經過分析不同組合，電腦自動系統玩了幾萬鋪，結果印證入賭場「十賭九輸」原來有根據。「發現就算我個腦好似電腦，記得所有數字，到最後都一定會輸，所以那次就沒有玩21點。」

### 入政府只考慮了「一至兩秒」

做了三年程式編寫員後，他決定重返校園，轉讀社工，從事社會政策研究，因為相信所投入的時間會有更加大的社會效益。那次一做30多年，直至加入政府。「加入政府不是好大轉變，因是我過去一直在做政策研究，不同者是不需要講書。」他說「熱廚房」沒想像般的熱，至少，不及真廚房內「明火」的熱。決定入政府沒有難度，「只會問自己值不值得做，適不適合，社會需不需要我？」事實上，自離開了立法會，已多次有傳他獲邀加入政府。「每次回答之前都要諗一諗，因此這個問題在我腦海已經出現過幾百次。」就像電腦運算，經過不斷思考，故此他接受任命前，只思考了「一至兩秒」，沒太大掙扎。



2004年，羅致光時任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，當年他為SARS報告，在立法會會議廳內度過180小時研訊。

### 只會問自己值不值得做， 適不適合，社會需不需要我？」

由扶貧委員會委員、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，到成為局長，為香港的福利政策定方向，羅致光一直參與其中。被問到香港的貧窮人口結構時，他特別關注到在職貧窮和長者貧窮問題。他提到部分長者雖有資產，若不能將資產變為穩定收入，生活質素也未必很好。而一些低收入人士如果家庭人口多，負擔委實很重。因此，上屆及本屆政府皆聚焦支援這兩個群組。「我們的政策目標是可令退休人士收入穩定些，和令一些在職低收入家庭，生活好一點。」

近年他一直積極參與關愛基金和扶貧委員會的工作。他形容福利制度是一個安全網，無論多密都難免有機會漏網，關愛基金可發揮補漏拾遺的角色。喜歡關愛基金的工作，因為他是個喜歡想辦法解決問題的人。但如何優化改善現行制度，他說政府責無旁貸。

問羅致光香港是否理想的終老地方，他說相對福利制度完備的社會，香港未算好好，但這些地方交稅又會多一點。在他眼中，在安老事務上，香港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。「對一些缺乏資源，無兒無女單身，而身體又差的長者，需要更多支援。」

問小康出生的羅致光，對貧窮有多大體會？他承認未試過「捱窮」，是經驗上的限制。「但所謂體會，有時關乎你能否設身處地為其他人著想。」他說。



2014年，羅致光時任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，構思不同方法協助「N無人士」紓困。



羅致光2017年初以長者安居協會創辦人身份，出席由馬會撥款開展的賽馬會「e健樂」電子健康管理計劃啟動禮。

● 我們的政策目標是令退休人士收入穩定些，  
和令一些在職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好一點。●●

馬會在教育醫療扮演的角色

非政府機構，一向是政府的夥伴，如何看待馬會在社會的角色？「馬會可說是全球數一數二的慈善機構，可以運用資源，做到一般非政府機構所不到的事，特別在教育及醫療等服務方面，馬會扮演頗重要的角色，填補了制度上政府及非政府機構所做到的空隙。」他特別指出，有些試驗階段的新服務，會透過馬會發展，沒有這方面的資源，部分服務可能得不到更好的發展。

「當然香港亦有不少基金，但規模相對比較細，有些先導服務要做到某一規模，才有足夠說服力去講成效，馬會就有這方面的優勢。」他說外界對先導計劃的信心，有時取決於數據的大小。「比如社區復康網絡，



羅致光與特首林鄭月娥（左二）到社區房屋「深井光屋」探訪，並收割居民在天台農圃自家種植的生菜。



羅致光和馬會副主席周永健(中)，聯同馬會支持的三個慈善項目負責人，於今年的「同心同步同樂日」揭幕日主持公佈儀式。

多年前由馬會資助，涉及不同的長期病患者及病人組織，後來成為政府一個恆常資助的項目。社區復康網絡與一般試驗服務最大的差異，就是一開始規模已經好大。」

曾任立法會議員，也曾是政黨成員，羅致光謂這些經驗對擔任局長有幫助，但也非絕對。「每個人都有弱點和死穴，不論做幾多政治相關工作，性格思維方式也有影響。我喜歡分析，太快跳入分析 mode，就一點都不政治，甚至是政治不正確。」他說：「有時上電台接受訪問，腦袋不自覺就會轉了去分析的狀態，就算言之有物，但聽來變得無人情味，明知如此但自然反應就會這樣。就如立法會議員發言，明明不應該皺眉頭，但偏偏就皺了眉頭。」

民望並不是浮雲

多次名列最高民望的局長之一，但羅致光直言有性格弱點。「我並非圓滑的人，有時覺得無得做，就會直接講，這有時就會令有期望的人失望。」只是，他不認同「民望如浮雲」。「推動政策，如得到信任就會事半功倍，反之，若有先入為主的負面看法，講得有道理也會大打折扣。」民望，要參考要檢視，但他承認，每個人都有強項和弱項。「有些性格很難改，都幾十歲人……」

後記 When I'm Sixty-Four



數字很神奇，神奇之處在於可以隨你解讀。64歲算不算年老？64歲的羅致光用一首歌說明：「Beatles有首歌《When I'm Sixty-Four》，寫到當你64歲時，仲會唔會餵我（will you still feed me）？60年代尾70年代初，那個年代看64歲，真是好老。今時今日，周街問人，好多60多歲的人可能無想過要退休，尤其是女士看起來更顯年輕。時代不同，年紀定義也不同。」

那他是否自覺很年青？64歲的「神童」畢竟是率性的，幽默地說：「接近老年啦……」

老與不老，主觀得來有其客觀標準。訪問前半小時，羅致光剛與財政司司長召開臨時記者會，風塵僕僕，仍堅持不改期；飲淡水，抖擻精神便開始訪問。他透露，「最高紀錄試過一日開十個會，那是立法會年代，（之後）應好難超越了。」預定訪問時間一小時，完成後局長多拍兩張照片後離去。五分鐘後他到了地下，準備去開下一個會。

精采訪問片段



羅致光成長之路

教育

- 1973年 英皇書院預科畢業
- 1976年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（經濟與統計）學位
- 1981年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碩士
- 1986年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
- 1988年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福利博士學位

職業生涯

1976 — 1979

匯豐銀行程式編寫員

1981

入職香港大學

1985

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師

1990

高級講師／副教授

1995 — 1997

立法局議員  
(社福界)

1993 — 1997

學系系主任



至2017

副教授

1998 — 2004

立法會議員（社福界）



2017年7月1日

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